

·乔中岳系列散文之八·

盲人教戏

1968年初春,乔堡大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革命歌曲,学样板戏,编地方曲目,白天上地干活,晚上加班排练,群情激昂,老少参与,宣传队工作搞得红红火火。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却遇到了难题,那就是乐队问题。根据我村的现状,除了打击乐鼓、锣、钹、镲外,能拿出手的乐器只有一把板胡,其余的如二胡、唢呐、笛子都是“半瓜子”,要唱戏曲谈何容易?经大队研究后,决定从外地聘请一位会吹拉弹唱、能识谱的老师给以指教。

那时,各大队都在成立宣传队,识谱懂器乐的人才很是稀缺,别说艺人高手的聘请费用,就是连吃饭问题都要派到各家各户去,显然大队的决定有些草率了。后来,才得知大队干部的意图,谁学艺谁管饭,聘请费用由各生产队摊派,以粮折款。

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宋中村有一位盲人,精通乐器,能弹会唱,而且对民间剧种无所不通。大队干部虽然半信半疑,但是几经讨论,最后还是决定聘用这位盲人师傅。

当问及对方有什么要求时,他满有把握地说:“只要有饭吃就行,教不好戏我一分钱不要。至于费用你们看着给吧,我不计较。”

盲人樊英保,40岁左右,一米七几的个子,削瘦身材,是冷口公社宋中村人,出生在樊家一个大家族中。据说,小时候的他,乖巧善良,聪颖智慧,大家都很喜欢他。谁知,在他五六岁时,突患眼疾,双目失明。在他眼睛失明之后,就非常喜欢听戏、听热闹,无论本村外村唱戏、说书的、搞热闹,都要让家人带他去“看戏”,不哭不闹直到散场。离家六七里的横水镇只要听说有戏,

无论蒲剧、豫剧、秦腔、眉户,他都早去晚归,场场不误。他不仅懂乐理,而且还通历史,戏里的人物造型甚至台词,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他能掐会算,过耳不忘,我们这些学员,无论谁走进他住的院子,他都能叫出名字。

一次,我想考证一下师傅,便与一学员并排走进院子,快到院子中心时,只听见他喊了一声:“中岳!友房!你们两个人来啦。”他好象看到我们似的,神啦!

樊英保初到我村时,人们对这个盲人师傅持怀疑态度:什么都看不见,能有多大本事?

当樊英保第一次亮相板胡、二胡、三弦、唢呐和笛子等器乐的表演时,一下倾倒了所有社员,大家鼓掌、赞美、称奇。

社员们的疑虑打消了,我也在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初步掌握了些简单民乐的操作手法,还得到了他的赏识,并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师徒关系。

初始时,他对文艺宣传队的成员进行了物色和选拔,由十几人逐渐精选到七八人,然后根据每个人的基本素质,针对性地指教,最后确定下来板胡2人、二胡3人、笛子2人、唢呐1人、打击乐若干人。

樊师傅对这个新器乐班子,进行了严格的指教,手把手地操作,定弦、定音、定姿态,谁不到位直呼其名,直到练会、练熟为止。

尤其在指导演员的唱腔上,他特别认真,一丝不苟,凡唱腔与乐器不符者,十遍八遍地校正,有些演员在哭声中练就了过硬本领。

我们乔堡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樊师傅的精心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训练,器乐班子已经达到熟练的程度,无

论蒲剧、眉户、碗碗腔等都能弦韵一致,融于戏里。尤其是那蒲剧里的过门和人物心理变化的演奏,悦耳动听,让人陶醉。

从此,乔堡文艺宣传队,无论台上台下,走村串户或以各种形式的表演,均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除在冷口公社演出外,我们曾被邀请到中杨公社尧王故里——尧寓大队演出,昨天贴出的戏报,今天就招来了邻里邦村众多社员前来观看,把一个不小的场园挤得满满的。

秋天,听大队干部说,冷口公社通知我们大队文艺宣传队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搞慰问演出,具体地址谁也不知道。前段时间,公社进行了一次文艺汇演,乔堡大队的表演获得了一致好评,这次被抽调演出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慰问演出任务,宣传队在樊师傅的指导下,加紧了样板戏《海港》的排练。

《海港》是革命样板戏八大剧目之一,它颂扬了工人阶级创业的革命精神,这和“三六〇六厂”的创建性质是同类的。

樊英保师傅将民间剧种眉户和碗碗腔贯穿于始终,并与略通乐理的好戏者和组织者,物色挑选出适合剧中的最佳人选。在刻苦的训练中,樊师傅严格指导,对台词和唱腔逐个逐句过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虽不能投以严厉的目光,但是演员们都很畏惧他、敬佩他。

慰问演出的时间已经敲定,宣传队的准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队干部十分重视,全力以赴支持这次行动。

经过全体演员夜以继日的刻苦训练,一台日臻完善的样板戏《海港》将要搬上神秘的舞台,大队上下群情激昂、欢欣鼓舞。

出发的那天,我们乘坐的是由厂方开来的汽车。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哪儿的汽车,没坐过汽车的社员,还争着要去呢。

所有演员都是化好妆,带着自己的行头上了车的,道具和乐器都装在箱子里,加上服务人员,挤了满满一卡车。

汽车沿着(县)——垣(曲)公路向冷口峪深处驶去,当汽车开到烟庄地界时,突然转向大虎峪方向。

穿过烟庄村途经凤凰岭,一条石子路通向大虎峪,这里山高沟窄,路旁溪水潺潺,转过几个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一幅桃源仙境呈现在眼前。

在那被称为世外桃源的腹地,将要建起一个军工企业——三六〇六厂。

我们到达目的地,看到的是正在建设的简易宿舍和厂房,还有临时搭建的极简陋的舞台,也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阶级兄弟姐妹们登台演出的地方。

舞台的旷地上坐满了青年男女,蓝天和群山是他们的礼堂,石块和木板是他们的座椅。谷内寒意的侵扰也未能动摇他们的情绪,无人说话无人走动,全神贯注地聚焦舞台。不知是台上的剧情吸引着他们,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这地方的土曲?台下的安静更加烘托了台上的热闹,更加激发了台上演员的亮嗓,乐队也突显劲音,高音强乐默契协调,它像一个偌大的扩音器传送到旷空的山谷中,回旋在寂静的夜晚。

厂领导对我们的演出十分满意,还赠给我们大队一面锦旗和挂镜。

樊英保师傅那精湛的民间技艺、超凡的智慧和神奇的表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散文·

记忆中的年

◆赵晓爱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如果翻看日历定能听到她澎湃的心跳。已不记得最后一次撕日历的时间了,记忆里那会儿特别期待过年。完全不像此刻的懈怠与排斥,生怕年轮无情地碾压过来。

如今的年,就是一味地买买买和一味地吃吃吃,完全没有了儿时过年的期待和乐趣。儿时做梦想吃的美味平日里都已吃腻,儿时做梦都没见过的美味一通扫码后小山似的堆满家里的储物间。没有团聚的疫情年,更是让仅有的一丝年味大打折扣,此时此刻倍加怀念记忆中的年。

记忆中的年是忙碌而充实的。

快过年了,一连好些天,父亲白天黑夜地忙着绑笤帚、炒花生,我们则帮忙抱柴烧火,协助父亲炒花生。待到逢集的日子,父亲一大早就带着他捆扎的笤帚和炒制的花生出发了,天黑透了才回来,笤帚和花生全卖完了,换来一叠钞票和一堆美味的年货,有葫芦饼干、干脆面、橘子,还有瓜子和糖果,品尝着劳动换来的美味,是那么香甜美妙。母亲忙着给我们做新衣裳,晚上我们都睡了,父亲还坐在地上绑笤帚,母亲则彻夜彻夜地给全家做新衣,那时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从母亲手上一针一线中得来。记忆里,离家越近父母亲越忙,蒸大馒头,炸大麻花,炸丸子,蒸麻肉,贴春联,挂灯笼,包饺子,做年夜饭,一直到除夕夜看春晚,忙碌的年才告一段落,美味丰盛的年夜饭,崭新温暖的新衣服,心里是说不出的美。

记忆里的年是处处整洁干净一尘不染的。

最隆重的大扫除要从扫房子、擦玻璃开始,挑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把屋子里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父亲头扎白毛巾,把屋子高高低低犄角旮旯全部清扫干净;母亲把窗帘、床单、被罩、枕套拆下来,烧一大锅热水清洗干净;父亲用涂料把家里烟熏的墙壁粉刷雪白,我们端着水盆拿着抹布直到把玻璃门窗擦得干干净净,再把席子拍掉灰尘,把晒得蓬松满是阳光味道的被褥抱回屋子铺好,最后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把锅碗瓢盆一一清洗干净后,重新搬回屋子里摆放好,挂上清洗干净的门帘窗帘,换上干净的被套床单,紧接着拉起平车去清扫后院,多日沉积的枯叶杂草残雪,一丝不苟全部铲除并清扫干净,用平车一趟趟推出去倒掉,房前屋后大门口也不放过,直到人困马乏,天黑下来,才算告一段落,仿佛大门口一下子霍亮了不少,院子也比之前宽敞平展了不少,后院让人频频驻足观望,回到屋子里打开新换的灯,整个屋子和心一下子都亮堂起来了。之后的一天傍晚,父亲拉着我们全家去大澡堂子里洗澡,从头到脚彻底底把一年的烦恼清洗干净,再换上干净的衣服。除夕午饭吃过饺子,贴上喜庆的春联,挂上红红的大灯笼,再打两桶水,父亲用瓢一瓢一瓢从大门口倒着泼回家,院子里屋子里,一股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渗透一会,母亲又清扫一遍,直到扫不出土来,天色黯淡下来,这才算结束,从家里走出来再走回去,哪里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眼净心明,沁人心脾。

记忆里的年总是幸福美满足且有滋有味的,回忆起来梦里都会笑醒。

那时一进入腊月年就拉开了序幕,过了正月十七闹完社火年才算结束。整日里或无忧无虑地穿梭在冬日的暖阳里,或队

在热炕上写寒假作业,或围着火炉吃烤红薯,或全家总动员蒸馒头炸麻花,或跟着父亲摆摊,或跟着母亲去置办年货,或全家围坐边吃团圆饭边看春晚,或跟着父母走亲戚,或跟小伙伴一起放炮仗,或赖在秋千上,或观看社火节目排练,或打着灯笼满巷子转悠,或坐着父亲的三轮车带着全家去看社火表演……

记忆中的年更是热闹非凡的。

忙碌一年的庄户人家终于闲下来了,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回来了,外出拉货的回来了,求学深造工作的人回来了,出嫁的女儿回来给父母送来年货,一时间村子里人头攒动。小孩子们在巷子里你追我赶,爆米花的人便进了巷子,他是年的信子,一下子点燃村子,孩子们突然都停下来一哄而散开各自家去,不一会孩子们就紧跟在母亲提着挑拣干净的玉米粒和玉米芯子,来到爆米花人跟前,很爆米花的人就排成了长龙,母亲帮着烧火,小朋友们围着火炉期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待气压达标,男人喝一声:“快让开!”便提起鱼雷状被柴火熏得黑黢黢的爆米花锅向铁网篓子走去,随着惊天般砰的一声响和清脆的当当当的声音后,孩子们蜂一样扑向铁网,抢爆米花吃,一人一把,津津有味边吃边等下一锅,天黑洞洞了队伍反而更长了,爆米花的节奏越来越频繁了,每三五分钟就爆一锅。男人们也被吸引来,只是远远得蹲着,抽着烟,聊着天,话匣子一打开,像开了闸的洪水,讲述着当年修渠建厂、下海经商、当兵上学的事情,回味老一辈人里能工巧匠的传闻轶事,天马行空聊开去,彼此不经意的一句话,有些竟得到了失联多年的战友、老同学的音信,激动得站起来,提高嗓门,恨不能马上去拜访。两轮爆米花过后,过年的鞭炮声惊天动地响起来,走街串巷后的人们不约而同来到大队部戏台前,喧天的锣鼓敲起来,舞蹈

队跳起广场舞,秧歌队扭起秧歌,紧接着是老年队唱起大戏,咿咿呀呀咚咚呛,台下喝彩声响起。午饭后的全民拔河比赛热火朝天,七个居民组,每组男女两队各十人,几个回合一决高下,冠军组由大队部发放纪念品。走亲友友回来后,每天晚上都有精彩的节目表演,年轻后生学有所成,吹拉弹唱各显神通

一年一度的社火拉开序幕,庄户人家一展身手的时候到了,舞龙耍狮,锣鼓队,抬高台踩高跷。元宵节前后正是表演,十里八乡各村各镇都去参赛,场面盛大而隆重,主席台上县领导乡镇干部都来参加,参赛的队伍排满一条街,执勤的民警五十米一个确保安全,观众在民警身后自觉排成水泄不通的人墙,所有节目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一两点才全部演完,表演的人群劲头很足,围观的群众更不知疲倦,他们在主席台下卖力地敲着舞着扭着,直到人困马乏,饥肠辘辘,才慢慢收场散去。

记忆中的年更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装满粮食的屯子上贴着五谷丰登的歌颂,大门口贴着出门见喜的祝福,四轮车上贴着财源滚滚的期待;茶香里总洋溢着希望,多包几亩地,外出开饭店,供养孩子读大学;饭桌上总是今年的收成,来年的规划,买一辆自己的货运车,下海经商发财致富……乡亲们满怀期待,在不断探索中,用勤劳、智慧与汗水跌跌撞撞探索出自己的致富之路,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迟,腊月二十八才潮水一般涌回,外出的日子却越来越早,刚过初五就纷纷外出,不到元宵节村子里已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很多人在大城市买了房,甚至扎根立足,很多学有所成的后生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甚至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服务着社会,也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成为村里茶余饭后的永不过时的榜样。